

朝花夕拾

粽叶里的爱

◎周长江

小时候，母亲做的粽子香甜可口，她的这门手艺，得益于爷爷的私传。

一次，我喊着要吃粽子，母亲拗不过我，便从身上摸出几角零钱，朝着卖粽子的小贩走去。那时，家里经济拮据，她只买了两个粽子回来，一个给了我，一个给了爷爷。拿到粽子的我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爷爷看了我一眼对母亲说：“咱们也卖粽子吧，补贴点家用。”爷爷是村里有名的厨师，对于他这个决定，我和母亲感到意外又惊喜。

事后，爷爷从池塘边摘来芦苇叶，母亲到集市上买回红枣和糯米。于是，昔日只有几棵桐树的院落平添了新的景致，屋檐下的三个灰色瓦盆里，分别被爷爷和母亲泡上了绿的叶、红的枣、白的米。

夜里，在厨房那橘黄色的灯光下，爷爷带着母亲开始包粽子，他拿起两张提前准备好的苇叶，教母亲如何将叶子叠成漏斗、如何把泡好的糯米红枣包在苇叶里，又如何用绳子把粽子捆绑好。母亲生性聪慧，很快就掌握了技巧，包好的粽子不久就摆满了蒸笼。一堆旺旺的柴火在锅

底燃起。听着母亲手拉风箱的嗒嗒声，看着锅沿四周冒出的热气，闻着空气里弥漫的粽香，我的心焦急而幸福。

月上树梢时，粽子出锅了。蒸熟的粽子形似菱角，剥开绿皮，里面白莹如玉，红枣镶在米中宛如玛瑙。我急着要吃，可爷爷却将盘子里一个淋上蜂蜜的粽子，递给了困得正在打盹的母亲。

爷爷摸摸我的头说，你妈辛苦，先让她吃。然而，母亲轻轻一笑，把我叫到她跟前，夹起一大块粽子放进我嘴里，一时我只感到筋软香甜、味美无比。那只粽子，母亲只尝了一口就被我吃完了。

晚上包粽子，白天出去卖，成了母亲一个时期生活的全部。每天清晨，母亲用自行车驮着满满一竹笼粽子，行走在乡村小巷。饿了，宁愿啃两块饼子，也不吃蜂蜜粽子。因为羞于吆喝，竹笼里时常能剩下几个，她最终也留给了我和爷爷。于是，粽子成了我们那时最解馋的美食。

长大后，或许是儿时常吃粽子的缘故，很长的日子里我不愿触及甜食。因此，端午节吃粽子的意识也在脑海模糊着，直到我参

加工作。

1997年端午节那天，让我终生难以忘记，驻地一位老大娘带着乡亲来到单位慰问，给了我们每个人两个红枣粽子。大家激动极了，紧张的工作生活竟然让我们忘了当天是端午节。领导站在队伍前面大声说：“我们虽然辛苦，但人民没有忘记我们，大家一定要为国家作贡献。现在提议，唱一首歌感谢咱们的老乡！”话音刚落，大伙就唱起了《什么也不说》，宽阔的场地上霎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，嘹亮的歌声在空中一阵阵回荡，每个人的脸上不知何时都闪烁着晶莹的泪光……

那时，我们单位驻守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，连绵不断的漠风经常裹着沙尘让人双眼迷离。面对肩负的神圣使命，让第一次离家过端午的我们徒生一腔豪壮。

若干年后，当我从青葱岁月走进不惑之年，许许多多端午节都不曾在心里留下印记，唯独儿时母亲做的粽子和离家第一次的那个端午久久不能忘怀。现在回想，那绿色的粽叶里，不仅包着一份甜蜜，还有更多平凡而细腻的爱。

烧麦穗

◎常红梅

麦苗抽穗后日子不长，麦粒就开始一天天地饱满，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就长成了青瓢的模样。这时候的麦瓢已经可以吃了，放在嘴里，牙一咬就破了，嫩嫩的麦香味溢得满口都是。

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，下午上学，每个人会拿一个绿色啤酒瓶子，去瓮边灌水拿到学校去喝，水太清淡，无味，有些孩子会在家里偷些糖精放进去，那水就甜得好喝些。但好像还缺些什么，大家看到了路边一天成熟的麦子，就会折一枝麦穗，剥出一粒粒青瓢，放在瓶子里，就着清水或糖水喝。

但这些远远不能满足我们这帮小馋虫的胃，这时候就有人提出来烧麦穗，那才叫一个解馋。

烧麦穗和清水泡麦瓢一样是要遭大人数落的，尤其是烧麦穗时的烟雾一旦被大人们看见，是要遭暴打的。可即就是这样，烧麦穗依然是孩子们整个夏天乐此不疲的行为。

那些想烧麦穗的孩子，放学路上总是故意放慢脚步，计算着村里其他孩子都走了，不会有人给大人通风报信了，就一呼啦出发，来到早已歇好的一块地的存兜里，每人折一把青穗，在地埂边找些干柴，这时候，不知谁掏出了出门前从家里偷来的火柴，划拉一下点燃，大家便开始把偷来的麦穗放在火上烧。“滋滋滋”，那麦粒开始在火中传出将熟的香味，诱惑得大家嘴角的涎水又流了下来。夏日山上的干柴并不多，那火一会儿时间也就熄灭了，所以大家手中的麦瓢并没有被全烤熟，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孩子们的味觉，事实上是大家根本等不到麦穗烤熟，就急忙忙从火上取下来，不等冷却，就放在手心揉搓，褪去外面的芒刺和薄皮后，放在嘴里咀嚼了起来。由于麦粒颗粒太小，大家几乎是把嘴伸到掌心里吞吃。孩子们“咯咯咯”地笑着，由于吃得急，没褪尽的薄皮、烧麦的黑灰一起在脸上粘着，在夏日汗水和嘴角涎水的浸润下，每一张脸都被染成了花色，滑稽又可笑。当然，这种滑稽是我许多年后才想到的词，那时候，除了似乎永远也填不饱的胃，谁还能顾及其他呢？你可以想到，一群土娃娃坐在一个土存兜里嘻嘻哈哈吞咽烤麦粒的模样！

“打死你们这些崽娃子，叫你们偷吃……”刚走到村口，村长六爷就撵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长木棍，原来，是孩子们脸上的黑灰暴露了秘密。

一群娃娃忙作鸟兽散。

“回去叫你们爹娘教育你们去，今年得给你们七叔家赔些粮食……”六爷在后面喊着。

我突然想起，上年秋天我们还偷着烧吃了七叔家的毛豆角，我们都不怕他，也许他会依然摸着我们的头说：“崽娃子，看我不打死你们……”然后那巴掌像三月的风轻轻地落下。现在想起来，很是愧疚。

指尖的女红

◎闫红莲

“女红”是女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是指尖真情实感的流露。随着银针丝线上下穿行，线与线的堆积、色与色的搭配，形成了飞鸟走兽、花草树木、果子昆虫等生动可爱栩栩如生的图案。

我对“女红”的记忆是从外婆脚上的绣花鞋开始的，其实我穿的小鞋也是母亲做的带有花朵的绣花鞋，可外婆的绣花鞋总是那么的与众不同，那么的惹眼，成为灶台院落一道稀奇的风景，鞋上鲜艳夺目的花儿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。

外婆的针线活做得好，绣花更好，娘传承了外婆绣花的技艺，从小就会绣花，也会养蚕抽丝。记得那年夏天，端午节前夕，娘忙完农活挑了个好天气，把上茧的蚕蛹倒在开水锅里煮熟，然后用竹签挑起，找出头绪，徐徐抽

出，一点点放在案板准备好的麸皮上，又慢慢地在案板上层麸皮一层丝线地平铺着，等待锅里的蚕茧完全消失，只有褐色的蚕肉在水中翻滚着，丝就抽完了，摆放在案板上的麸皮中的丝线，被娘按所需长短多少绕在线架上扎好，挂在院子里晾干。随后娘就用在货郎跟前买的染料，染成各种颜色的丝线。这个过程复杂，要细心有耐心。经过复杂的工序，五颜六色的丝线晾晒在院落里，娘说以后绣花就有丝了，丝线绣出的图案光亮整密。

小时候娘无论有多忙，都要给我们姊妹的鞋上、衣服上绣花，娘做的针线活好，绣出的花好看，村里姑娘媳妇绣花时总是找娘指导。每当农闲时娘要做好多的鞋子，供给全家一年穿，我和姐姐们的鞋一直有花花点缀，多大了还穿着绣

花鞋。在娘一直以来的熏陶下，我和姐姐们都会绣花。村里姑娘出嫁时，都有很多的手工刺绣东西作陪嫁，门帘、枕头、床围、围裙、绣花鞋等应有尽有。姑娘一到十八就要准备嫁妆，所以提前只要有空闲就不停地做，娘给我做的陪嫁，有一些保存至今，整整三十个年头了。

端午将至，回忆随心，“女红”带着外婆的传承、娘的精雕细琢、我的爱好而来。如今它变成了传承技艺，变成了非遗产品，国家为了保护这一手工技艺，做出很多努力，投入了很多物力人力资金，一期一期的培训班进入校园，把四面八方的绣娘们聚集在一起相互切磋，相互学习增长知识、增进绣技，通过参观交流、互通互补的办法，使得非遗产品越来越多地走进市场，融入生活。

作为西秦绣娘中的一员，我

对西秦刺绣有着一定的认识和解。西秦刺绣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造型上有平面、立体、浮雕等形式，技法上有平绣、悬绣和拼缝等工艺，形态简洁夸张，色彩明快热烈。西秦刺绣不同于四大名绣中的湘绣和苏绣那么逼真细腻，西秦刺绣来自生活，来自民间，是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而生。西秦刺绣可随性发挥，形态百出，样式各异，各人有各人的手法，不拘谨不约束，是发自内心的构思。一脉飞针，手手相传。西秦绣娘们多是自幼受到祖母、母亲的手教，或是亲戚邻居中技艺高超者的传授。

银针丝线，指尖流韵。街道上琳琅满目的香包和绣品就见证了这一艺术的真谛，见证了当地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魅力，也给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。

端午记忆

◎刘高娟

西府的麦子从东往西黄，而我家靠东边，端午节的时候基本上就收完了，接下来就开始碾麦、打场、晒麦……记得那年端午的早上，我坐在门口的石轱辘上，麦场上的麦草垛如金色的小山，麦衣随意地堆在角落，起起伏伏，满满当当，那收割季节特有的气息弥散在乡野里，在远处麦地里欢腾起一片灰黄色的烟尘。麦茬地在等待播种，丰收和希望充盈着每一个角落，就连那天的云彩也似乎与以往不同，灰、黄、青、蓝在天际间不停变换着颜色和姿势，似乎也要把心中的喜悦与我诉说……

奶奶已经煮好鸡蛋，每人热好了一个糖糕和粽子，我在等去地里干活的爸爸妈妈回家吃粽子，爷爷大清早出去割了一大丛艾叶，挂在大门两侧。爸爸妈妈拉回来几架手车的麦捆，晾在场地上，才回来吃饭。妈妈给我和弟弟吃了两瓣雄黄酒泡的蒜，我咬牙咽了下去。端午过后，蚊虫滋生，每当被蚊虫叮咬后，妈妈就用这雄黄酒泡的蒜涂抹被叮咬处，似乎是很有效果的。

吃过早饭，妈妈抓紧时间给我们姐弟俩脖子、胳膊、脚蹠上拴上头天晚上拧好的花花绳，就去忙地里、场里的活了。戴完五月，奶奶让我们把花绳绑在后面院子的小树上。

在端午节时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，就是舅舅要给外甥送汗衫，这个汗衫据说是以前的肚兜演变而来，我小时候经常见小孩子鲜红的肚兜上绣着“五毒”图案，寓意宝宝远离蚊虫叮咬。我离舅舅家太远，几年也难得去上一次，所以，姑姑会送我汗衫，和妈妈娘家在一起的阿姨特别有心，说我离舅舅家远，也会给我送小汗衫，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带给了我不少的惊喜。有件浅绿色的汗衫让我记忆深刻，材质应该是涤纶面料，胸前印了个米色的蝴蝶，放到现在应该是很劣质了，但是却带给我整个夏天的快乐。

大抵此时节，大人忙得不可开交，小孩也要帮忙，小小的我经常牵着我家那头好脾气的老黄牛，把坡地里割下的麦子用架子车套上牛一车又一车地拉回来；和小伙伴提着篮子南坡、北坡拾麦穗；场里晒的

麦子隔一会就要用木齿耙子来回拨动，好让麦子均匀晾晒。晒麦子时，我还要在旁边巡视，害怕有小动物来糟蹋粮食或其他不确定因素。

等忙完了这一阵子，我们要抽空去亲戚家，问问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活计，或看看收成怎么样，互相探望问候。大姑妈家在镇子上，自来水早已通到她家了，我每次去就爱玩水，在那能流出清亮的自来水的龙头下面来回地冲着手臂，感受水滑过皮肤的惬意舒服，当水流过胳膊和手背会形成一道道黏黏的水纹，在阳光轻柔的照耀下泛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，让人惊喜又迷恋。而下面脸盆里被我浪费的半盆水也在阳光里晃来晃去，摇曳出一片飘忽不定的银亮。墙角的一丛黄花一片橙黄，几株大丽花艳丽动人，表姐把那半盆水泼进小花园里，那花儿便如同出浴的美人，更加娇艳欲滴……

每到端午时节，总会有零零碎碎与之相关的往事在脑海里晃荡，时而清晰，时而凌乱，杂乱无章地涌进来。这些记忆遥远又清晰，似乎在一声声地呼唤着我，我也在心里一遍遍地回应着，默念着，回想着……

